



奶茶的样子

●多兰

奶茶的样子,要从雾说起。
草原的雾不是从天上降下来,而是从草尖、从羊群、从勒勒车的木轮缝里慢慢溢出来。它们像谁忘了收起的哈达,在黎明前悄悄铺开,把整座草原包进一层乳白的呼吸里。奶茶就在这时醒来。

奶茶不是“做”出来的,是被“唤”出来的。
老阿妈先往铜锅里舀一瓢井水,水是从井底深处提上来的,带着昨夜星子的凉。再掰一块青砖茶,像掰开一块被岁月压实的夜色,投进水里。火是牛粪火,火苗不高,性子却稳,不急不缓地舔着锅底。茶汁先是墨绿,继而深褐,似远山的影子慢慢沉下来。这时,老阿妈从木桶里舀一勺鲜奶,奶是刚挤的,还裹着羊群的体温。奶一入锅,茶汁便“哗”地一声让开,像草原上的骑手遇到长者,低头、侧身、留出一条光亮的通道。

奶与茶一相遇,茶便软了,奶便硬了,它们共同变成第三种颜色——一种说不清的棕,介于鹿角与夜之间。盐来了。盐是盐湖的风刮来的,带着风里的沙与鹰的羽毛。老阿妈捏一小撮,指尖一松,盐粒像微型的冰雪落进锅里,瞬间融化。咸味是奶茶的骨头,没有它,奶茶就站不住,像没有鞍的马,跑不远。老阿妈说,

咸奶茶是成吉思汗的骑兵喝的,一口下去,能顶三天。我信,因为喝完奶茶的早晨,我总觉得胸中有铁,骨头里有风。

奶茶盛在木碗里,我捧着碗,先吹一口气,奶皮就皱起来,像一张被揉皱又铺平的地图,上面浮着细小的油星,和迁徙的雁阵一样。喝一口烫,再喝一口香,第三口我就看见了草原——不是眼前的草原,是更远的,是祖先赶着勒勒车走过的草原。那里有野葱和紫花苜蓿,有狼在月夜嚎叫,声音像钝刀划过冰面。喝到一半,老阿妈往我碗里放了一块黄油。黄油是秋天打的,黄得像早獐的背,它在热奶茶里慢慢塌陷,最后变成一片金色的小岛。我用筷子搅动,黄油就化成一圈光晕,一个太阳就落在碗里。老阿妈说,黄油是奶茶的眼睛,能看见人的心事。我抬头看她,她的眼睛也是奶茶色的,深处漂着两粒小小的我。

喝完奶茶,碗底会留下一层茶渣,它们像被风吹散的羊群,或远或近地站着。我把碗倒扣在桌上,过一会儿再翻过来,茶渣的形状就是明天的天气——如果像马蹄,就是晴天;如果像牛蹄,就有雨。这个秘密是老阿爸告诉我的,他去年冬天走了,走时手里还攥着一只空奶茶碗。现在轮到我教我的儿子,他十六岁,

捧着碗像捧着整个夏天。

奶茶的余味在舌尖停留很久,像一句没说出口的蒙古长调。它让我想起一个词:归途。不是地理上的,是血液里的。每次离开草原,我都带着一袋砖茶和一块黄油,它们像两枚铜匙,能打开任何一扇远离家乡的门。在异地的早晨,我煮奶茶,水一开,整个房间就变成了蒙古包,窗帘是毡子,地板是草地。

奶茶喝到见底,碗沿结了一圈白。我用指甲去抠,它像薄霜一样碎裂,散成细小的光,落在指缝里。老阿妈说这是“奶的骨头”,晒干后可缝进荷包里,远行人带着,夜里不会迷路。我把它收进贴身的暗袋,像收好一枚未点燃的月亮。

灶膛里的火渐渐矮下去,变成一摊红炭。老阿妈用铁钎拨弄,火星飞起,落在她的毡靴上,熄了,留下一个小黑点。她抬头问我:“奶茶喝几碗了?”我说三碗。她笑,说第三碗是“留给风的”,要泼一点在地上,给路过的祖先喝。我照做,奶茶渗入泥土,发出极轻的“嗤”声,像一粒种子反过来发芽。

屋外,风把草吹得低伏,露出隐藏的鼠洞。远处有一匹马在跑,鬃毛扬起,像极了被撕碎的旗。它的影子拖得很长,一直伸到蒙

古包门口,和我的影子重叠。那一刻,我觉得奶茶并未被喝掉,它只是换了个方式,在我体内继续煮着,用血液当水,骨头当柴,心跳当火苗。

夜里,我梦见奶茶变成了一条河,河面漂着黄油做的灯,茶叶渣是河底的石头。我赤足涉水,水不冷,反而有微微的烫,像老阿妈的手温。河对岸站着一排人,看不清脸,但我知道他们是我的祖先,他们手里也捧着碗,碗里升起的热气和我的热气在空中相遇,变成一只洁白的羊,慢慢走向星空。

醒来时,奶茶的余温仍在胸口。我听见老阿妈在门外,低声哼一首古老的歌,歌词只有一句:“喝了奶茶的人,不会忘记草原。”我翻个身,把脸埋进枕头,那上面沾着奶茶和羊脂的味道……

奶茶的蒸汽在晨光里慢慢矮下去,像一匹卸了鞍的马,低头吃草。我端着空碗走出蒙古包,露水咬住靴底,草叶发出极细的“嚓”声,仿佛替我数着心跳。天边有一朵云正从马背上翻下来,落在我的影子里,变成一只白碗的形状。我蹲下身,把碗里最后几滴奶茶倒进草根,一只蚂蚁立刻爬上水珠,像骑手跨上微缩的鞍,朝东边的鼠洞跑去。

风吹来,带着昨夜未熄灭的火味和盐味,吹动我衣襟上的奶渍,那奶渍像一小片旧地图,标记着去年夏天的营地。我伸手去摸,却只摸到阳光的齿痕。远处,一匹老马在围栏边打盹儿,鬃毛里夹着的干草屑簌簌落下,像它年轻时驮过的雪。我忽然明白,奶茶从未离开过它出生的铜锅,它只是借我的喉咙,回到更远的锅里——那口锅架在成吉思汗的篝火旁,架在母亲出嫁时的嫁妆箱旁,架在我那个未能出生的孩子的梦里。

我转身回屋,灶膛只剩一粒红炭,像羊的眼睛,温柔而固执地亮着。我把它夹出来,放在奶茶碗底,炭灰立刻爬满碗壁,像一场极小的夜。老阿妈说过,炭灰是火的骨灰,要让它睡在碗里,明天火才肯再来。我照做,然后把碗扣在门槛下,让它听一夜的风,听一夜的草,听一夜的马蹄如何把大地敲成鼓。

天完全亮了,奶茶的香气还在屋里打转,像一只迟迟不肯离巢的燕子。我站着不动,任它绕着我飞,任它把昨夜之梦重新缝进我的骨头。我知道,等下一锅水开,这香气又会醒来,又会带着新的故事,从铜锅里跳出来,像一匹小马,抖抖鬃毛,朝我奔来。



闲情偶寄



风掠过草原时,总带着两重性子。一面是策马奔腾的滚烫,卷起漫天烟尘;一面是星河垂落的清寂,铺就一地银辉。乌兰察布就藏在这两重光影里,把热烈与静谧酿成了岁月的酒,醇厚得让人心醉。

那达慕的号角刺破晨雾时,草原便“燃”起来了。骑手们伏在马背上,像与骏马长在一起的剪影,藏青色的蒙古袍下摆被风掀起,勾勒出矫健身姿。马鞭轻挥的瞬间,万蹄齐发如惊雷滚过,震得地面微微发颤。枣红色骏马的鬃毛在风里扯开金褐色的绸缎,马蹄踏过的地方,草叶都在战栗着欢呼,沾染的露水飞溅起来,像是给这场疾驰镀上了晶莹的珍珠。赛道旁的人群早把呼吸攥成了拳头,戴红头巾的姑娘们踮着脚,“加油”声撞在云团上,落下来时全成了滚烫的雨。骑手冲过终点线时,阳光正落在他扬起的笑脸上,他黝黑的手掌轻轻拍着马颈,马打了个响鼻,眼里闪烁的光芒,是和草原一起跳动的脉搏。

转身钻进马拉松的人潮,跑鞋叩击大地的节奏与心跳共振,形成一首激昂的乐章。身着蒙古袍的啦啦队员捧着酸奶站在路边,银碗里晃着碎金般的阳光。喝一口,连汗珠都带着奶香,顺着脸颊滑落到脖颈,惬意极了。

人声鼎沸的羊杂节正冒着热气,铜锅里的浓汤咕嘟着市井的热闹,羊肉的鲜香在空气里弥漫。烤串在炭火上蜷起身子,油脂滴落时溅起的火星,竟与赛马场的烟尘有了呼应,都是这片土地上沸腾的活力。待到夜幕垂落,绚丽烟花绽放成了灿烂千阳,马头琴的调子随着歌声往上飘,围着火焰跳舞的人们,影子在草原上拉得老长,像要把白天的热烈都织进夜色里,让这份欢愉延续到天明。

可只需一脚油门,喧嚣便甩在了身后,仿佛切换了一个世界。乌兰哈达火山群沉默地蹲在暮色里,像被时光遗忘的巨人,满身的褶皱里藏着亿万年的故事。银河突然从天际铺陈下来,星辰近在眼前,伸手去够时,指尖却碰着自己的心跳,原来宇宙的私语,早被晚风揉进了呼吸里,轻柔又神秘。万亩向日葵正对着月亮颌首,白日里追着太阳疯跑的花盘,此刻都敛了性子,金浪在夜里凝成安静的海,连风过时都悄无声息,生怕惊扰了这份宁静。

霸王河的睡莲在夜色中也许是醒着的。月光落在花瓣上,像给绿色的梦镀了层银边,娇嫩的粉白在夜色中更显柔美。蜻蜓早已栖息在草叶上,翅膀上的纹路清晰可见,只有涟漪还在和流云的倒影缠绵,一圈圈扩散开去。钓竿悬在水面,鱼线绷着细碎的光,钓客坐着下巴打盹儿,鱼竿尖的颤动里,钓起的怕是一整个慵懒的星夜,闲适又自在。最动人的是黄昏的霞光,把云霭染成流动的金箔,草原、河流、远山都浸在蜜色的光里,连时间都放轻了脚步,生怕碰碎这琥珀般的天幕,美好得让人心生敬畏。

在这里,热烈从不是静谧的反义词,而是彼此的映衬。前一刻还在人群里为胜利呐喊,声音里满是激动;下一刻就能坐在火山顶上,看流星把愿望坠进草甸,心境瞬间平和。那些赛马场沸腾的热血,会悄悄渗入火山岩的缝隙,成为大地的一部分;篝火旁的欢歌,早被向日葵收进了花盘,待到来年再绽放;而银河的清辉里,或许正浮着烤串的香气,是人间烟火与宇宙浪漫的交融。

乌兰察布——这片土地的神奇在于,它从不要在热烈与静谧间做选择,只把最狂野的向往和最深切的安宁,都铺在你眼前,任你沉醉。就像风既会掀起赛马的烟尘,带着激情驰骋;也会拂动睡莲的花瓣,带来温柔的抚慰。乌兰察布早已把两重性子揉成了诗,在这里,所有的滚烫都能找到安放的角落,所有的安静都藏着沸腾的过往,相互交织,缺一不可。

或许这就是旅行的意义:在热烈里读懂生命的滚烫,感受那份蓬勃的力量;在静谧中听见自己的心跳,找寻内心的本真。而乌兰察布,早就把答案写在了草原的晨昏里,写在了星河与篝火的对视中,写在了每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深处,等待着人们去探寻,去领悟。



清秋芦苇荡

李昊天 摄



莜麦

●陈珍

莜麦,土地上朴厚善良的作物。她没有神奇可言,有的只是浓郁的泥土气息、生活气息,是温暖家庭的感觉。有的只是锦上添花,亲切、热情、可爱。因此,她是粮食家族中真心实意、美丽绝色的女子。

金风演奏,银水欢唱。季候的时令一至,秋到了,莜麦长成了。北方农村秋收大忙,卖麦力拔小麦的营生,多是强壮汉子干的;使巧劲儿莜麦的灵气活儿,多由小媳妇、大姑娘承担。

你看,朗朗乾坤,爽风吹拂。莜麦披银挂皂,遍体摇铃,一株莜麦九十九颗铃,于绝色与绝响的交汇中,轻歌曼舞于无垠田野,期待一场热火

朝天的收割。于是,一马平川的大东滩上,就有了露着白胳膊、银手镯,身着红秋衫、绿水裤,朴壮秀美的村姑挥舞耳朵似的镰刀、月亮似的镰刀、问号似的镰刀,训练有素,啾啾嗖、嗖啦啦,虔诚地亲吻莜麦的脚跟,忘情收割。不经意间,她们展腰举手拭汗的那一瞬,像极一株色彩艳丽的莜麦。堤畔小溪的丽波,将这帧纯美、抒情的田园景致定格。

你看这位劳动妇女的形象,手搭凉棚,眉眼生花,下意识地 toward 四围缓缓望去,其实她什么也不望,只是劳作间的展身小歇,便娉娉婷婷,摇曳于白浪滔滔的麦海深处。蓬勃的青春活力洋溢,善意的温柔淋漓尽致,

宛如一簇鲜明的色彩,跳荡于雪浪银波间的红芹,状若心。

新粮打下来了,多么好的丰收。

莜麦,在连枷噼里啪啦的掌声中,在碌碡吱吱扭扭的演奏中,化为饱满的颗粒,受农家喜眉笑眼的关爱,满袋盈仓地收藏珍值。当然有一小部分被挑选录用为优良品种,等待迎接来年的又一场丰收。剩下的绝大部分都成为农家炕桌上一顿耐饥扛饿的餐食,盛在粗瓷大碗里,被一双粗砺皴裂的大手捧起,大口吞噬进肚,完成一株庄稼的使命。

我爱故乡三尺高的大莜麦,还有那些像莜麦一样淳朴、善良的劳动者。

采桑子·秋实

●孙瑞岗

暑炎退却凉风散,云淡天蓝。
气爽阳绵,遍地金黄麦浪翻。

一年硕果秋来探,催马扬鞭。
放眼田川,又是丰收百姓欢。

五律·咏寒露

●冀玉娥

露冷草花残,风凉树叶欢。
林疏皆影瘦,落木自枝寒。
地静秋霜报,身闲老健安。
千山浮玉镜,万里织金盘。

七律·大阅兵

●郝晓霞

铁流浩荡势方颀,正步铿锵踏晓霜。
锋刃凝辉争日色,战车昂首指云疆。
银鹰裂宇惊雷动,阵列凝山泽火烘。
忽震龙吟拔地起,从来碧血铸华章。

秋先于风声到来

●亭雨

时间慢下脚步
季节开始转身
顺着节令的走向
在太阳黄经135度以里
风正调转马头奔向田野
倾诉一地的使命
集结的云朵还未启程
已有树叶先于光阴落下
草尖,喊热的烟咽哑了嗓子
一夜的雨也流露出缠绵情深
而那只低吟浅唱的蝈蝈
正把我的乡愁镀上月色
从向晚的余晖一直拉回到梦里
风,何时渗透时间
一定是我忽视了什么
不然万物生长的疼痛
怎么会有倾斜的倒影